

认同数字化：岭南少数民族的数字媒介实践与族群认同

——基于瑶族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刘修艳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广西来宾 546100; 2.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氹仔, 999078)

摘要: 尽管近年来, 学术界对数字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 但是研究很少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数字媒体来探索和致力于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发展。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调查、分析和描述了瑶族大学生的综合民族认同水平、网络民族认同水平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水平。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综合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之间相互影响路径模型。通过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网络媒介作为认同的重要发生和发展空间, 可以支持瑶族大学生通过数字实践来探索他们的民族认同, 并维护他们的身份承诺。不管是主动地参与民族认同数字实践, 还是被动的使用数字媒体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以抵抗身份同化, 网络媒介正逐步支持少数民族的青年群体将自己的原生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数字化, 将民族认同从现实空间迁移到网络空间储存并进一步发展。

关键字: 认同数字化; 数字媒介实践; 瑶族大学生; 族群认同

Digitizing Identity: Digital Media Practices and Ethnic Identity among Lingnan Ethnic Minorities

——A Survey-Based Study of Yao University Students

LIU Xiuyan

(1. Gu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Laibin, Guangxi 546100;

2.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pa, Macau 999078)

Abstract: Although academic interest in how digital media influence adolescents has grown in recent years,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whether and how ethnic minority university students use digital media to explore and commit to their ethnic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基金项目】 本文是来宾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数字媒介时代桂中地区红色文化融入基础教育研学旅行研究”(编号: LBJK2024B128)项目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刘修艳,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市传播和媒介学。

employ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analyze, and describe the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level, online ethnic identity level, and digital practices of ethnic identity among Yao university students. On this basis, a path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illustrat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online ethnic identity, and digital practices of ethnic identity among ethnic minority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data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online media, as a significant space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can support Yao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xploring their ethnic identity through digital practices and maintaining their identity commitment. Whether actively engaging in digital practices of ethnic identity or passively using digital media to reinforce ethnic identity as a resistance against assimilation, online media are increasingly enabling young ethnic minority groups to digitize their native ethnic culture and identity, thereby transferring and further developing ethnic identity from physical space to cyberspace.

Key words: digitization of identity; digital media practices; Yao university students; ethnic identity

一. 研究背景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也在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认同的建构与维系，“网络社会的技术逻辑正在重构传统宏大叙事结构的认同样态，……理解新的技术逻辑，才能积极地引导网络社会中的现代认同，建构共识性的社会基础与良性的网络社会秩序（吴志远，2018）^[1]。”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数字媒体探索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意义尤为凸显。现有文献关于数字媒介与少数民族认同的研究较少，也不够深入全面。因此，本研究将以瑶族为例，重点聚焦瑶族大学生群体，研究社交媒体对其族群认同的影响。瑶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古代东方“九黎”中的一支，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瑶族总人口为3309341人，是中国华南地区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因此，以瑶族为例展开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具有较强的代表意义。

以往研究少数民族认同主要聚焦于国家认同，特别是媒介技术手段如何增强了国家认同的层面。较少研究涉及到数字媒介接触、使用与其族群认同水平之间的关系。有关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水平的研究中，媒介技术手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数字媒介的接触、使用对国家认同水平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以‘下载身份’的方式集中体现”（何文君，2021）^[2]。在少数民族媒介使用与自我族群身份认同关系研究中，

较多学者关注的是社交媒体的重要性。他们在“使用与满足”、“拟剧论”等理论基础上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加速了少数民族青少年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同时加剧了身份认同的多元化”（潘宇，2019）^[3]。

总体来说，对于少数民族自我族群认同的研究及其结论是隐匿而模糊的。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媒介环境的变化对少数民族自我族群认同的冲击和国家认同的强化，缺乏关于数字媒介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及其路径的探讨。然而，媒介技术发展对任何民族社会的影响都不是单一的，在技术、人及文化的互动中，少数民族族群会呈现出多元的认同路径。本研究以瑶族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测量了该群体媒介使用与族群认同水平，重点构建了瑶族民族大学生综合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之间相互影响路径模型，以此探究数字媒介实践与族群认同的关系。

二. 文献回顾及研究问题

1. 族群认同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 Phinney 的观点，将一个民族的族群认同划分为民族归属感、民族自我认定、民族态度和民族卷入等四个维度。族群和族群认同是少数民族青年价值观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理解认同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塑造族群认同发展的社会环境，对传播学特别是媒介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种族认同的发展包括两个不同的过程：一是探索一个人的种族及其对个人的意义，二是接受和内化一个人的种族”（Phinney, 1990）^[4]。更多研究表明，种族和文化认同的发展在青春期和成年期加强（Arnett, 2000）^[5]。此外，还有的学者将种族认同程度和抑郁焦虑等心理现象做交叉研究，并认为明确的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痛苦和焦虑。

2. 媒介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关于媒体对原生民族认同影响的研究中，斯蒂尔和布朗（Steele and Brown, 1995）^[6]的研究切入较早，他们主要关注年轻人的身份如何影响他们的媒体使用。特别是他们如何与媒体互动，重点在于如何利用媒体来探索自己的个人身份。随着媒介的发展，特别是数字网络媒体的勃兴，这一类的研究越来越多。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那些致力于文化认同发展和媒体使用交叉研究的学者强调了媒体指导青少年如何看待种族和民族——包括他们自己的种族和民族身份等相关问题。在这类研究中，相关结果证明，青少年可以通过媒介接触来增强自身的身份认同，但是刻板的媒体报道模式可能会威胁到少数群体的身份认

同。还有的研究致力于探讨数字媒体在促进少数文化群体（少数民族）文化融合方面的作用，如大学生如何借助新媒体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在这些研究中，大学生对不同的媒体形式进行策略性接触，在信息获取和传递中协商原生民族的文化表达形式和内涵，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Katz, 2010）^[7]。

另外一种研究维度主要关注媒介对少数群体或民族族群认同的“离散”方面的影响。研究认为，数字媒体作为文化表达、融合与发展的工具，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数字鸿沟和文化偏见。但是，互联网是一个高度种族化和性别化的网络，是一个移民或少数民族继续被边缘化的空间（Leurs, 2015）^[8]。数字空间的特点仍然是由“技术决策和大多数人偏好”所决定的，因此，它延续了占主导地位的用户群体的规范和观点。这类研究从媒介环境方面，用文化研究的视角表达了较为悲观的立场。

以上这些研究及成果充分展示了媒介之于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性。然而，这一类研究偏向于关注他们的特殊身份（种族、民族、性别、阶层）和生活经历在对他们媒体选择方面的影响，或是媒体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作用，缺乏对少数群体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的主体作用的关注。

另一种思考认同和媒体使用之间关系的方式，较为平衡地处理了这种倾斜。维果茨基（Vygotsky）对种族和认同的关注启发了一众学者将媒介作为文化工具的思考。这些研究关注人们如何使用媒体以及为什么使用媒体，特别是关于数字媒体的使用。他们甚至将数字媒体看做是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空间。

将数字媒体构建为文化工具或认同变化发展的空间，可以很好地促进我们对媒介使用和影响力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充分关注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利用数字媒介发展自己的文化认同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不是一味被动的接受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对其文化的塑造和对认同的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了第一个研究问题：在数字网络媒介中，是否存在明显的族群认同？本研究将其称为“网络民族认同”。

3. 有关网络数字媒体的使用和民族认同的研究

数字媒介的使用对民族认同带来的影响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针对美国的亚裔和非裔青少年的诸多研究表明，不管是维持原生种族的认同还是发展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媒介在其中的作用都至关重要。大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或预测其民族认同

程度。有研究展示了 LINE 贴纸是如何成为青少年种族身份的媒体代表，并标志着他们在数字世界中的社会学习过程（Franzia, 2020）^[9]。国际上还有较多的相关研究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种族、族群认同及群体间的互动和对话形式。Kirk（2019）强调了散居海外的新闻媒体在回应和转载国土时事时，在代表种族身份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复杂性。^[10]还有的研究试图解构少数群体的数字媒体叙事，以探索网络媒体在他们对不同文化适应和原生族群认同中的作用，并借此进一步评估在社会文化整合中的意义。这一类的研究将聚焦于特殊群体（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数字媒介实践及其带来的长期影响。

在这些研究中，他们都充分考虑和重视了他们媒介使用频率、媒介信任等变量的调节作用。但是国内的研究很少调查大学生是否以及如何使用网络媒体来探索和致力于他们的种族认同。因此，我们在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媒介使用和民族认同的时候，做出了以下假设，并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相关影响因素展开探索。

1. 瑶族大学生的综合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三者之间存在相互的积极影响关系。
2. 媒介信任可以正向调节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网络民族认同的影响。
3. 媒介使用频率正向可以调节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网络民族认同的影响。

三. 方法与测量

本文采用在线发放问卷来收集数据。为了更加精准的找到我们想要调查的对象，我们提前了解和调查了中国瑶族的人口及分布情况，然后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开始在问卷星网站发放在线问卷，并通过两个渠道发放问卷链接。一是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和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两所高级中学，向往届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发放问卷链接，以够保证第一手资料更加准确与完整；二是重点面向广西、广东 2 个省份的大学学生中发放问卷链接，具体通过微信朋友圈，QQ 群，QQ 空间等一系列的社交网站广泛转发，通过这种方式发放的问卷更加具有随机性，合理性也更高。最后，我们一共回收了 450 份有效问卷，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

（一）人口学基本信息统计

性别、专业和常年居住地、对瑶族语言的掌握程度、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了解程度这些个人信息的调查作为第一部分。在回收的 450 份问卷中，女性占比为 77.33%；，男生占比

22.67%。专业方面，艺术学和教育学占比最高，分别是50%和18%。有一半的参与者常年居住在县级市/县及其以下地区。高达25.33%的参与者表示完全不会瑶族语言，对瑶族语言非常熟练的占比16.67%。大多数参与者表示对少数民族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占比74%，只有8%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了解少数民族政策。

（二）瑶族大学生“综合民族认同”水平测量

菲尼(Phinney)创制(1992)并修订(2007)的MEIM(MEIM-R)量表在学界深受认可，并被广泛改编和应用。修订版MEIM(MEIM-R)包括探求和承诺两因素，测量了族群理解、依恋、行为倾向三个方面的内容。本研究在菲尼的研究基础上，沿用量表，展开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水平测量。为了和本研究的重要变量“网络民族认同”作区别，我们将之称为“综合民族认同”。因此，瑶族大学生综合民族认同水平由6个5分制问题进行测量(1=完全不同意，5=非常同意)。具体包括：“您已经花了时间去探索瑶族的历史、传统和习俗”；“我对瑶族有强烈的归属感”；“我非常理解瑶族对我的意义”；“我经常做一些有助于我对瑶族背景理解的事情”；“为了更好地了解瑶族，我经常他人进行交流”；“我对瑶族有深切的依恋”。

使用Cronbach检验 α 系数(见图1)，信度系数值为0.917，大于0.9，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高。针对“CITC值”，分析项的CITC值均大于0.4，说明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同时也说明信度水平良好。综上所述，研究数据信度系数值高于0.9，综合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使用KMO和Bartlett检验进行效度验证，KMO值为0.749，介于0.7~0.8之间，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

Cronbach 信度分析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CITC)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23. 您已经花了时间去探索瑶族的历史、传统和习俗	0.599	0.923	0.917
24. 您对瑶族有强烈的归属感	0.748	0.904	
25. 您非常理解瑶族对您的意义	0.737	0.905	
26. 您经常做一些有助于自己对瑶族背景理解的事情	0.826	0.893	
27. 为了更好地了解瑶族，您经常他人进行交流	0.840	0.890	
28. 您对瑶族有深切的依恋	0.838	0.891	

标准化 Cronbach α 系数: 0.916

图 1：“综合民族认同” Cronbach 信度检验检验结果

（三）瑶族大学生“网络民族认同”水平测量

MEIM 量表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对国际上的民族文化认同研究影响非常深远。菲尼认为, 对族群认同的研究应该关注其认同形成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 认同探索、认同获得和认同承诺三个维度是关键。因此, 本研究借助这一论述, 设计了 4 个题项对数字网络中的民族认同展开测量。具体包括: “您在网上加入了以瑶族同胞为主体或瑶族相关主题的微信、QQ 群或其他媒介社区”; “您很乐意在网络中展示自己的瑶族身份”; “您经常在网上参加瑶族有关的线上活动” “您认为网络媒介中能找到民族归属感”。

效度分析结果

名称	因子载荷系数	
	因子 1	共同度(公因子方差)
17. 您很乐意加入以瑶族同胞为主体或瑶族相关主题的微信、QQ 群或其他媒介社区	0.793	0.628
18. 您很乐意在网络中展示自己的瑶族身份	0.806	0.649
19. 您乐意在网上参加瑶族有关的线上活动	0.865	0.748
20. 您认为网络媒介中能找到民族归属感	0.702	0.492
特征根值(旋转前)	2.518	-
方差解释率%(旋转前)	62.945%	-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前)	62.945%	-
特征根值(旋转后)	2.518	-
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62.945%	-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62.945%	-
KMO 值	0.749	-
巴特球形值	195.448	-
<i>df</i>	6	-
<i>p</i> 值	0.000	-

备注: 表格中数字若有颜色: 蓝色表示载荷系数绝对值大于 0.4, 红色表示共同度(公因子方差)小于 0.4。

图 2: “网络民族认同”效度分析结果

使用 Cronbach 检验 α 系数, 信度系数值为 0.802, 大于 0.8, 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针对“CITC 值”, 分析项的 CITC 值均大于 0.4, 说明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 同时也说明信度水平良好。研究数据信度系数值高于 0.8, 综合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 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效度验证,从图 2 可以看出:KMO 值为 0.749,介于 0.7 ~ 0.8 之间,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

(四) 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水平测量

根据前文的理论论述,本研究中的重要变量“民族认同数字实践”由 3 个问题进行测量(1=完全不同意,5=非常同意)。具体包括“您经常在网上浏览获取与瑶族有关的信息”;“您经常在网上与瑶族的亲人和朋友联系”;“您经常在网上讨论和传播瑶族相关的信息”;使用 Cronbach 检验 α 系数为 0.820,大于 0.8,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针对“CITC 值”,分析项的 CITC 值均大于 0.4,说明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同时也说明信度水平良好。综上所述,研究数据信度系数值高于 0.8,综合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见图 3)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CITC)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14. 您经常在网上浏览与瑶族有关的信息	0.746	0.688	
15. 您经常在网上与瑶族的亲人和朋友联系	0.645	0.789	0.820
16. 您经常在网上讨论和传播瑶族有关的信息	0.643	0.783	

标准化 Cronbach α 系数: 0.824

图 3: “民族认同数字实践” Cronbach 检验结果

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效度验证,得出 KMO 值为 0.701,介于 0.7 ~ 0.9 之间,研究数据比较适合提取信息。

此外,媒介信任分为 1=完全不信任,到 5=非常信任 5 个等级来进行直接测量。

媒介使用频率设置“每天使用网络媒介的时间:1 小时以下;1-3 小时;4-6 小时;7-9 小时;10 小时以上”来展开测量。

四. 结果与分析

(一) 瑶族大学生“综合民族认同”水平描述分析

MEIM-R 族群认同量表一共有 6 个题项,按照 5 分制李克特量表中,每个题项的取值范围为 0—5 赋分。经过加总再平均处理之后,瑶族大学生族群认同的分值范围在 0—5 之间。样本的族群认同水平总分情况如表(图 4)所示。

从样本推断总体平均数的置信区间（如表所示），得到瑶族大学生族群认同的平均水平在 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 3.189—3.398，平均值为 3.298，并且中位数为 3.167，和平均数的差异不大。这在 0—5 的分值范围内处于上等水平。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瑶族大学生综合族群认同总体水平较高。

深入指标

名称	平均值±标准差	方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标准误差	均值 95% CI (LL)	均值 95% CI (UL)	IQR	峰度	偏度	变异系数(CV)
综合民族认同	3.293±0.651	0.424	3.000	3.167	3.833	0.053	3.189	3.398	0.833	0.109	0.288	19.776%

图 4：瑶族大学生“综合族群认同”水平总分情况

（二）瑶族大学生网络民族认同描述分析

经上文分析和设计，瑶族大学生的网络民族认同一共有 4 个题项。同样按照李克特量表中，每个题项的取值范围为 0—5 赋分。经过加总再平均处理之后，瑶族大学生族群认同的分值范围在 0—5 之间。样本的族群认同水平总分情况如表（图 5）所示。从样本推断总体平均数的置信区间，得到瑶族大学生族群认同的平均水平在 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 3.248—3.449，平均值为 3.348，并且中位数为 3.250，和平均数的差异不大。这在 0—5 的分值范围内处于明显上等水平。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我们可以推断瑶族大学生在网络媒介中存在明显的族群认同。

因此，我们的研究问题：数字网络媒介中是否存在明显的民族认同（简称网络民族认同）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深入指标

名称	平均值±标准差	方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标准误差	均值 95% CI (LL)	均值 95% CI (UL)	IQR	峰度	偏度	变异系数(CV)
网络民族认同	3.348±0.630	0.397	3.000	3.250	3.750	0.051	3.248	3.449	0.750	0.087	0.284	18.811%

图 5：瑶族大学生“网络族群认同”水平总分情况

（三）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描述分析

通过文献分析与论证，我们对测量瑶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实践设计3个题项，每个题项的取值范围为0—5赋分。经过加总再平均处理之后，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的分值范围在0—5之间。样本的族群认同水平总分情况如表（图6）所示。从样本推断总体平均数的置信区间，得到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的平均水平在95%的置信区间范围为2.817—3.045，平均值为3.333，并且中位数为3，和平均数的差异不大。这在0—5的分值范围内处于上等水平。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我们可以推断瑶族大学生在网络中进行民族认同实践较为活跃。

深入指标

名称	平均值±标准差	方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标准误	均值 95% CI (LL)	均值 95% CI (UL)	IQR	峰度	偏度	变异系数 (CV)
民族认同数字实践	2.931±0.713	0.509	2.667	3.000	3.333	0.058	2.817	3.045	0.667	0.792	-0.426	24.341%

图6：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水平总分情况

（四）瑶族大学生综合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的路径分析模型

在探索瑶族大学生的综合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的关系时，我们假设三者之间互为正向影响关系。因此我们拟定了回归分析模型（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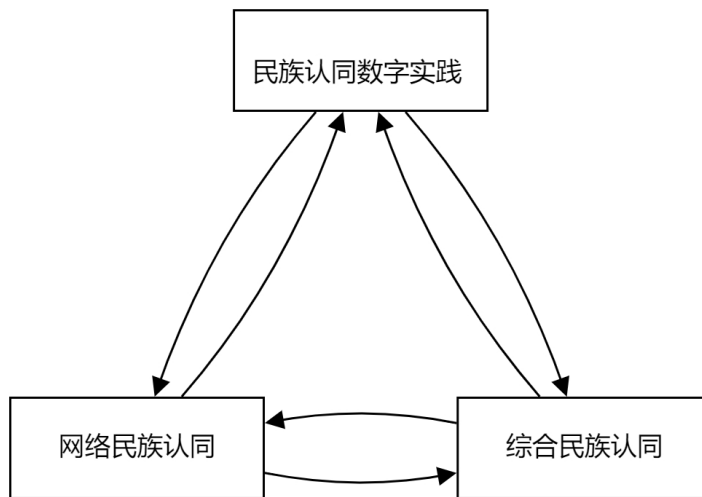


图7：“综合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路径分析模型

通过SPSS路径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数据：

模型回归系数汇总表

X	→	Y	非标准化 路径系数	SE	z (CR 值)	p	标准化 路径系数
民族认同数字实践	→	综合民族认同	0.337	0.041	8.150	0.000	0.369
网络民族认同	→	综合民族认同	0.167	0.041	4.056	0.000	0.162
综合民族认同	→	民族认同数字实践	0.217	0.026	8.249	0.000	0.198
网络民族认同	→	民族认同数字实践	0.035	0.029	1.173	0.241	0.031
综合民族认同	→	网络民族认同	0.258	0.038	6.758	0.000	0.267
民族认同数字实践	→	网络民族认同	0.241	0.043	5.658	0.000	0.273

备注：→表示路径影响关系

图 8：“综合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路径分析结果

模型拟合指标

常用指标	χ^2	df	p	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GFI	RMSEA	RMR	CFI	NFI	NNFI
判断标准	-	-	>0.05	<3	>0.9	<0.10	<0.05	>0.9	>0.9	>0.9
值	0.000	-3	null	-0.000	1.000	null	0.000	0.976	1.000	1.024
其它指标	TLI	AGFI	IFI	PGFI	PNFI	SRMR				
判断标准	>0.9	>0.9	>0.9	>0.9	>0.9	<0.1				
值	1.024	1.000	0.977	-0.500	-1.000	0.000				

Default Model: $\chi^2(3)=128.796, p=1.000$

图 9：“综合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路径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从上面两个表格可知：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于综合民族认同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369 > 0$ ，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 ($z=8.150, p=0.000 < 0.01$)，因而说明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会对综合民族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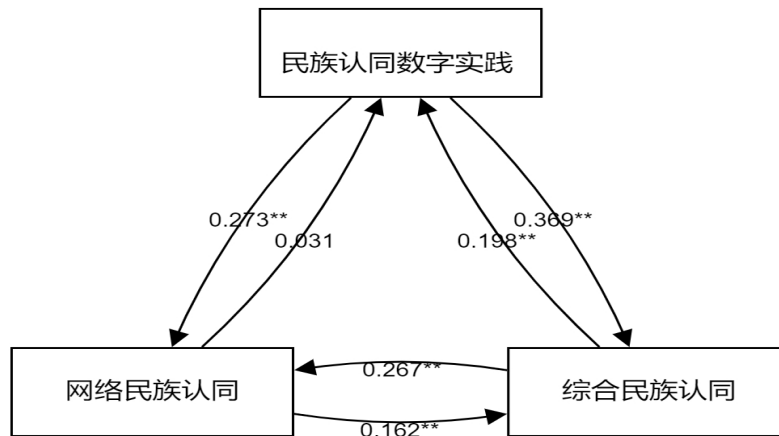
网络民族认同对于综合民族认同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162 > 0$ ，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 ($z=4.056, p=0.000 < 0.01$)，因而说明网络民族认同会对综合民族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综合民族认同对于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198 > 0$ ，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 ($z=8.249, p=0.000 < 0.01$)，因而说明综合民族认同会对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网络民族认同对于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影响时，此路径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 ($z=1.173$, $p=0.241>0.05$)，因而说明网络民族认同对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并不会产生影响关系。

综合民族认同对于网络民族认同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267>0$ ，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 ($z=6.758$, $p=0.000<0.01$)，因而说明综合民族认同会对网络民族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于网络民族认同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273>0$ ，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 ($z=5.658$, $p=0.000<0.01$)，因而说明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会对网络民族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 $p<0.05$ ** $p<0.01$

图 10：“综合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和民族认同数字实践”路径模型结果

（五）媒介信任、媒介使用频率和媒介使用目的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的调节作用分析

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认为：媒介信任可以正向调节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网络民族认同的影响。

首先，我们通过 SPSS 检验了媒介信任的调节作用，得到了以下数据：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n=150)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常数	3.348	0.045	73.939	0.000**	-	3.348	0.045	73.693	0.000**	-	3.339	0.046	72.660	0.000**	-
民族认同 数字实践	0.423	0.064	6.646	0.000**	0.479	0.425	0.065	6.522	0.000**	0.481	0.427	0.065	6.566	0.000**	0.484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n=150)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网络媒介																
信任						-0.008	0.060	-0.136	0.892	-0.010	-0.029	0.062	-0.461	0.646	-0.035	
民族认同																
数字实践*											0.085	0.069	1.238	0.218	0.093	
网络媒介																
信任																
R ²			0.230					0.230					0.238			
调整 R ²			0.225					0.219					0.222			
F 值			F (1, 148)=44.164, p=0.000					F (2, 147)=21.945, p=0.000					F (3, 146)=15.194, p=0.000			
ΔR^2			0.230					0.000					0.008			
ΔF 值			F (1, 148)=44.164, p=0.000					F (1, 147)=0.019, p=0.892					F (1, 146)=1.533, p=0.218			

因变量：网络民族认同

* p<0.05 ** p<0.01

图 11：“媒介信任”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从上表可知，调节作用分为三个模型，模型 1 中包括自变量(民族认同数字实践)。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网络媒介信任)，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项)。

针对模型 1，其目的在于研究在不考虑调节变量(网络媒介信任)的干扰时，自变量(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于因变量(网络民族认同)的影响情况。从上表格可知，自变量(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呈现出显著性(t=6.646, p=0.000<0.05)。意味着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于网络民族认同会产生显著影响关系。从上表格可知，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与网络媒介信任的交互项并不会呈现出显著性(t=1.238, p=0.218>0.05)，以及从模型 1 可知，X 对于 Y 产生影响关系，意味着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于网络民族认同影响时，调节变量(网络媒介信任)在不同水平时，影响幅度保持一致。

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认为：媒介使用频率可以正向调节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网络民族认同的影响。

媒介使用频率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下：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n=150)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标准 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常数	3.348	0.045	73.939	0.000**	-	3.348	0.045	73.772	0.000*	-	3.340	0.046	72.696	0.000**	-
民族认同数字实践	0.423	0.064	6.646	0.000**	0.479	0.430	0.065	6.625	0.000*	0.487	0.429	0.065	6.617	0.000**	0.486
网络媒介使用频率						0.029	0.050	0.575	0.566	0.042	0.034	0.051	0.665	0.507	0.049
民族认同数字实践*网络媒介使用频率										-0.072	0.063	-1.148	0.253	-0.083	
R ²			0.230					0.232					0.238		
调整 R ²			0.225					0.221					0.223		
F 值	F (1, 148)=44.164, p=0.000					F (2, 147)=22.148, p=0.000					F (3, 146)=15.237, p=0.000				
ΔR ²			0.230					0.002					0.007		
ΔF 值	F (1, 148)=44.164, p=0.000					F (1, 147)=0.331, p=0.566					F (1, 146)=1.318, p=0.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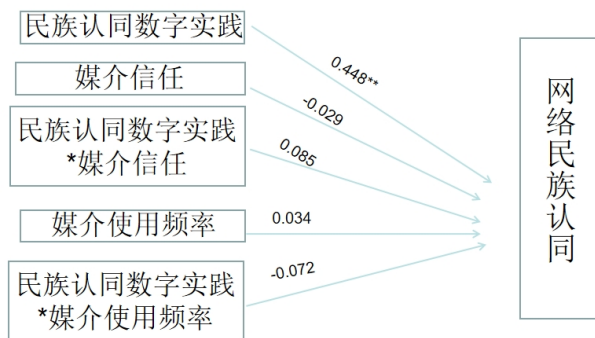
因变量：网络民族认同

* p<0.05 ** p<0.01

图 12：“媒介使用频率”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从上表格可知，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与网络媒介使用频率的交互项并不会呈现出显著性 (t=-1.148, p=0.253>0.05)，以及从模型可知，X 对于 Y 产生影响关系，意味着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于网络民族认同影响时，调节变量(网络媒介使用频率)在不同水平时，影响幅度保持一致。

因此，我们的研究假设 2、假设 3 都被数据拒绝，模型结果汇总如下：



p<0.05 ** p<0.01

图 13：“媒介信任”、“媒介使用频率”调节效应分析模型结果

五. 讨论与局限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瑶族大学生综合族群认同程度较高，并且在网络媒介中存在明显的民族认同（网络民族认同）。通过路径分析模型结果可知，瑶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数字实践、综合民族认同和网络民族认同之间积极的相互影响关系基本成立（网络民族认同程度的高低并不会显著影响其网络民族认同实践）。

在瑶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中，瑶族大学生通过浏览与瑶族有关的信息、与他们的种族群体交流，并讨论和传播瑶族有关的信息来促进其民族身份认同的数字化。他们乐于在网络中加入以瑶族同胞为主体或瑶族相关主题的微信、QQ群或其他媒介社区，乐意在网络中展示自己的瑶族身份；乐意在网上参加瑶族有关的线上活动表达身份自豪感，并巩固归属感。这些都是巩固民族身份承诺的机制。

因此，我们认为，数字媒体是一种强大的发展工具，因为它们支持年轻人的文化身份探索、承诺和发展。数据分析表明，数字媒体不仅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工具，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认同空间，它不仅保存了瑶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还促进其发展，甚至转型。在这项研究中，瑶族大学生使用数字媒体来探索他们的民族认同，并维护他们的身份承诺，并将这种认同和承诺在互联网中展开实践。

然而，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本研究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作为横向定量研究，其结论与他们身份认同程度高低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相关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研究的参与者是瑶族的大学生，大学生的数字实践能力较强，水平较高，数字实践在他们的网络民族认同和综合民族认同的链接作用可能并不能直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这也从侧面回答了为何本研究的第二个（媒介信任可以正向调节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网络民族认同的影响）和第三个研究假设（媒介使用频率可以正向调节瑶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数字实践对网络民族认同的影响）会被数据拒绝。

六. 结语：民族认同数字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透过横向研究设计，考察瑶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与他们的网络民族认同和综合民族认同的关系及背后的机制。确定了民族认同数字实践与网络民族认同和综合民族认同之间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媒体是民

族认同实现和发展的一个突出景观，因为它是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人协商身份认同和践行认同行为的重要空间。不管是主动的参与民族认同数字实践，还是被动的使用数字媒体发展自己的民族认同以抵抗身份同化，网络媒介正逐步支持少数民族的青年群体将自己的原生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数字化发展。

因此，我们进一步推论，文化主体在文化认同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主导作用，文化认同和传播的研究不应该偏重媒介的影响力和建构作用，必须充分重视文化主体的能动性，重视文化主体的媒介实践能力，特别是数字实践的作用。针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发展，我们应该从不同层面的满足和丰富少数民族的数字实践需求，提升数字实践能力，提高综合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 [1]吴志远.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J].国际新闻界,2018,40(11):112-134.DOI:10.13495/j.cnki.cjic.2018.11.007.
- [2]何文君,向志强,曾莹.“下载身份”:新媒体环境下裕固族国家认同的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2021.08
- [3]潘宇, 社交媒体对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影响研究(D), 北京邮电大学, 2019.
- [4] Phinney, J. 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A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499–51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08.3.499>
- [5]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 469–480.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5.469>
- [6] Steele, J. R., & Brown, J. D. (1995). Adolescent room culture: Studying media in the context of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4(5), 551–576.
- [7] Katz VS (2010) How children use media to connect their families to the community: The case of Latinos in Los Angeles.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 4(3): 298–315.
- [8] Leurs K (2015) *Digital Passages: Migrant Youth 2.0. Diaspora, Gender and Youth Cultural Intersection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9] Elda Franzia; "The Line Stickers As The Youngsters Ethnic Identity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2020.
- [10] Niamh Kirk; "Remembering Ireland: News Flows and 1916 in The Transnational Mediascap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1